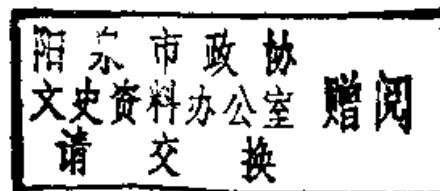


阳泉文史资料

第三辑

·抗日战争专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阳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5年11月

前　　言

今年九月三日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日。

八年抗战（1937—1945）的胜利，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界各族人民、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以高昂的爱国热情，团结救亡，英勇抗战，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为了纪念这一光辉的节日，宣传抗日军民的丰功伟绩和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悼念抗战英烈，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通过走访有关人士，搜集、整理有关资料，编纂此书，献给读者。

阳泉位于太行山中部西侧，是山西的东大门，长城的著名关隘“娘子关”，就建关筑城于此。境内山谷纵横，地形复杂，矿藏资源丰富，尤以盛产无烟煤闻名中外。阳泉又是山西东部的交通枢纽。娘子关地势险要，崖峻谷奇，扼谷锁道，坚如盘石，素有“晋冀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的娘子关战役、七亘大捷、狮脑山战斗等，就都发生在这里。半个世纪以来，阳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不少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志士仁人和爱国将士，他们跃马挺枪，御敌征叛，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他们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是应当载入史册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本身就是生动的教科书。今天，抗日烽火早已硝烟散尽，但是，在那峥嵘岁月里，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不畏强敌、抗争不息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让我们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大力发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献身四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再展宏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富裕幸福建功立业；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 编者 ·

目 录

日军侵占阳泉始末	李庆祥 胡启瑞
	关海昌 杨泰瑞 (1)
平定县城沦陷前后	光 倩 葛子健
	王端辰 常一中 (5)
盂县沦陷及光复	文史办 (8)
日寇占领阳泉时期的回忆	关海昌 (11)
阳泉煤矿在抗日斗争中	姚富祥 (19)
盂县四区民兵对敌斗争的片断回忆	韩效仁 (37)
回忆平定(路北)抗日政府的一些情况	王治国 (41)
难忘的“兑老人”	李煦明 (56)
忆海外华侨为抗战作出的贡献	潘金成 (63)
柴家庄的老乡救了我	李煦明 (67)
“七亘大捷”记详	李庆祥 (69)
浴血狮脑山	韩卫民 (81)
突袭马家峪炮楼击毙恶霸会长	王满堂 (84)
奇袭荫营堡垒	温藏宝 (88)
炸桥与锄奸	程 瑞 (90)
一次伏击战	贾渤海 (93)
岳勇烈士殉难经过	张浩昌 (94)
忻口会战见闻	薛汉卿 (115)
参加忻口战役的一点回顾	吴雅卿 (118)

大铁山与小铁铁	邹 敏 (122)
阳泉地区抗日歌谣	广 大 (125)
抗战歌词两首	陈一路 (139)
两大惨案和几次战斗	李达三 (140)
日寇在阳泉的暴行	乡 闻 (148)
马家庄惨案	张 宣 (161)
我目睹的日军暴行	史斌文 (168)
可恶的毒化政策	杨子仪 (170)
照片七幅	墨青、德元、庆祥 摄

附 录

《阳泉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172)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	(174)

日军侵占阳泉始末

李庆祥 胡启瑞 关海昌 杨泰瑞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为了配合晋北战局，侵略山西，敌人在平汉线的主力川岸兵团，相继入侵平山、井陉，直扑娘子关。

(一)

十月十二日（旧历九月初九），日军飞机十余架开始轰炸阳泉市区，轰炸重点是五渡铁路桥至铁厂一带和西北实业公司大院，因为这个大院当时有各村应差的民夫、牲口，敌机以为是兵营，故成了轰炸的主要目标。此后便人心惶惶，开始外逃。

当时第二战区在娘子关附近只有新编第十团一个团构筑防御工事。二十一日，日军鲤登部队向娘子关发起攻击，当时从平汉路撤下来的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一五七团、一五八团和守军新编第十团等，分别在雪花山、乏驴岭、核桃园、固关等地抵抗，奋战五昼夜。后日军攻下固关，二十六日娘子关失陷。

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于二十三日从娘子关以南的九龙关侵入侧翼，向平定方向迂回进攻。负责指挥正太线军事的第二战区副长官黄绍竑，急令川军先头部队三六四旅开赴阳泉，十月二十四日午后，由岩会镇出发迎击西进之敌。次日

上午在平定东北之东回村附近与敌遭遇，伤亡近半、败退下来。随后，三六六旅的陈永沛营，于当晚向东西回村驰援，没有接近西回村，就被敌军卡住，困到翌日拂晓，全被包围歼灭。其余两营也被击败。后续的七三一团在当日（二十六日）与敌遭遇在柏木井沟，打了一天，乘夜撤退。其后，川军一二四师三七二旅在平定西郊村与敌展开激战，至午即全部撤退，全旅所有负伤官兵和辎重，皆弃平定城内。

十月二十七日（旧历九月二十四）子夜时分，正太铁路护路军炸毁五渡铁路人桥。阳泉百姓纷纷向山里逃难。

十月二十九日（旧历九月二十六）下午，日军一部攻占平定城；另一部过阳泉占领狮脑山，架起大炮。同日，川军一二四师三七〇旅七三七团奉命由榆次东进，派吕波澄团长率第一营驻赴辛兴镇，阻止西犯之敌，占领辛兴西头阵地。三十日早八时，日军先以炮击，继之步兵冲锋，战斗约二小时左右，吕团溃败，沿正太路西奔榆次。同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军后续部队占领阳泉市区。此时，街头巷尾空无一人，故日军在每户门前张贴一白纸条，上写日文“禁入”。

十一月二日，日军侵占阳泉矿区。十一月十日，日军特务部派出由七名日本人组成的接收管理委员会到阳泉，接收原保晋公司的矿井。

（二）

日军侵占阳泉后，先有宣抚班组织，设在保晋阁之里，任务是为日本侵略军做宣传工作。后来改为“新民会”，会长为原国民党阳泉负责人段瑞庭。

继而成立“维持会”，会址设在宣抚班的院内。会长是义井村的兰林，后来小阳泉村的任蘅（原阳泉街长）当上了

副会长。后来又成立了“平定县公署”，到一九四四年，也就是日军第五次强化治安之后，平定伪县政府迁到阳泉市区，设今市第二招待所至政府礼堂处。伪县长叫翟国璋（东北人）。

日军占领军最高机关是司令部，日文“本部”，译音“红部”，设在今省汽运公司后门处（原保晋公司大院），部队代号是三五九〇部队。

三五九四部队住东营盘，是炮兵。

三五九五部队住西营盘，是陆军。日酋隆本、吉田是陆军中佐。

三五九七部队住晋丰铁厂背后（今阳泉一中以北），是辎重兵，有军马、车辆。

三五九九部队驻西河滩骆驼店（今省运公司后门处），是通讯兵，有军鸽、军犬、电话总机。

日军宪兵队，先住华胜街清华园澡堂内，后迁入复寿街（今农贸市场入口处），翻译官姓徐，朝鲜人。

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在今二轻局后面，头目叫机关长，内设牢房，其主要活动是与当地帮会（三义堂、安清道）联系，大搞特务活动。

“日本领事馆”设在华一铁厂前（今车站货场以东），“居留民会”为下属机构，在新市街旧二楼，管理日本侨民事务。

后来，阳泉成立了警察所，设在今印刷厂处。警长石揖五（晋中人），原是保晋铁厂的小职员。所内还有系长，名叫范继长（西峪人），人称“范老二”，原是平定县公安局的“十长”。

日军占领阳泉后，以掠夺煤炭资源为宗旨，抓紧恢复并

下生产。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日军特务部将原保晋公司和建昌公司合并，划归“山西军管理第四工厂”、日酋票子厚。委托日本的垄断资本集团兴中公司经营。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兴中公司撤销，阳泉煤矿改名为“阳泉采炭所”，归“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太原集团大仓矿业公司山西炭矿矿业所”管理。

(三)

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间，日军因战局失利，先将左权、和顺的兵力撤回阳泉，继而又将昔阳和平定张庄、锁簧驻军撤回，到八月只留平定城内的日军。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时，阳泉市面很安静，一般市民还不知情。后来铁路上发生了工人扣打日本工头河西一事，人们才知道日本人已投降了。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阎锡山委任梁上棒为“高级顾问”、“接收大臣”，来阳泉接收各厂矿。

来阳泉受降的是晋军，山西警备司令刘宪英。日军的兵士大部都分批由正太路坐火车到天津港，后乘船回国。另有单身官兵和职员，在自愿基础上留阳泉，后编为“五大队”，队长苏田信雄（原阳泉炭矿劳武系科长）。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我军解放阳泉时，五大队驻守狮脑山，久攻不下。三日，我军派人上山谈判，五大队宣布投降。其头目苏田信雄、王福来（原护路队队长、中国人）被处决。

至此，日军在阳泉的活动结束。

平定县城沦陷前后

光 侗 葛子健 王端辰 常一中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旧历九月初九），日寇飞机第一次在平定县城轰炸，炸弹投到上城（未爆炸），以后战争气氛日渐紧张。十月二十七日（旧历九月廿四）前，平定城署的县长冯杰等公务人员早已逃遁一空。十月二十七日晚上半夜时分，城内又听见爆炸的轰响声从远处传来。第二天一打早，人们就街谈悲议。说是阳泉五渡铁路吊桥守军自己炸了桥向西撤退了。当即，平定城群众四处奔逃躲避，到十月二十八日白天就听说日军到了石门口、西郊一带，十月二十九日（农历九月廿六日）夜十时许，日军先头部队侵占了平定城。当晚鬼子在街上疯狂地砸、抢、烧，街道两边的门面板搭大部被砸下来降了大火。十月三十日大约九点多钟，日军打着太阳旗全副武装占领平定。

日军侵占平定城以后，平定城首先由周恒义出面办理维持会事宜，不久据说是因有贪污嫌疑（有的说是汉奸陆耕礼，暗地中伤），被日寇用刺刀刺死在衙门口。周死后，地方绅士，东南营的宋汝梅，号逸仙，为维持会会长。过了一、二个月的光景，西关街陆耕礼，号燕农，继任维持会长，此人曾留学日本，会说日本话。到本年腊月，公历一九三八年初，维持会改为平定县公署。那天，维持会又通知老百姓到上城衙门中操场（现平定师范中操场）开会，说是

“平定县公署成立大会”，会场上人物寥寥，布置森严，警察、保卫团岗哨林立。警察穿黑衣裳，保卫团穿便衣，伪县长陆耕礼中等身材，瘦瘦的，穿着黄衣裳，在警察和保卫团的护卫下，和老百姓见了一面就草草收场，算是成立了县公署。

县公署内设有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承审处，过了两个多月，又改为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又设了录事科。

各科具体承办的事宜如下：

民政科办理委派各村长、副长及村政各项有关事宜；财政科办理各团体开支；教育科办理各村各街道学校教职员委派事宜；建设科办理修路、栽树等；宣传室担负宣传张贴材料；情报室，办理刺探八路军消息。张贴、宣传，派便衣；商会管理各商号替县公署派商号款项；税局办理各项税收事宜。

还有保安队、警察所。这里头的人员是随日军出发到各地搜查八路军，抓有嫌疑的人等。监狱负责关押抓捕的人犯。

另外，日军在城内设有驻军本部，当地群众叫红部，负责城防警戒，关押审讯嫌疑；日本宪兵队，下设便衣队，便衣头目是日本人，以其姓名为该队队名，如当时有叫福地队的便衣队，其队长就是日本人福地。便衣队是宪兵队管辖的武装特务组织，协助宪兵队抓老百姓，残害人民，无恶不作。李万福、都骆驼等曾作过便衣队队长。

日军还设立一个叫宣抚班的机构，办理张贴宣传等。

日寇出发时，随从有保安队、警察所、通译、宣抚班、便衣队，他们抓捕有嫌疑的人，残害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不作。

自日寇侵占平定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伪政府先后更迭五次。

日寇投降前，在翟国璋任职期间伪县政府迁至阳泉，并成立保安联队。保安联队联队长由翟国璋（兼），副联队长是刘凯（东北四平人），联队下设有一大队、二大队和保安独立五大队。

一九四五年八月，波茨坦公告公布，八月十五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投降后，另有阎伪一套政权人员，县长周天声（晋西人）因受贿被正法。设有阳泉警备司令部，司令刘××，原日伪县长翟国璋成了刘司令的日文秘书，原伪保安五大队长王道平成了阎伪二十一团团长，驻防平定、阳泉，后又组织了一些武装保警队和乡武装等，苟延两年，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平定解放，顽军除小股向西逃往太原外，其余大部覆没。

（张嘉杰整理）

盂县沦陷及光复

文史办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阳泉沦陷后，十一月二十三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日军飞机多架第一次空袭阳泉以北九十华里的盂县城，向东关、东园村进行轰炸和扫射，十余人死伤，三十多间房屋被炸毁。此后，日机几乎每天都要窜到盂县上空进行袭扰。十二月十六日（农历十一月十四日），盘踞在阳泉的日军一零九师团一二五联队的一部分，约千余人，配备汽车、马队等，在日酋三本太郎的指挥下，路经荫营、河底，第一次进犯盂县城。烧毁盂县中学的校舍、教室数十间，城内的文庙大成殿、城隍庙等文物古迹和县衙门以及许多商店、民宅均遭惨重破坏，枪杀无辜居民多人。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农历腊月初八），驻阳泉之日军千余人，并纠集了三百余名汉奸伪军，在汽车、马队的配合下，第二次向盂县城进犯，沿途鸣枪、打炮，杀气腾腾。当天下午，日军侵入盂县城，先占领城西五里处的慈寺山，以重炮滥轰县城，后又在城墙四周架起机枪、大炮，四处乱放，再次放大火烧毁盂县中学的数十间校舍，还烧毁了东关大街及南门外的许多商店和民宅。随之日军便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塞满了大街小巷。从此，盂县城便被日军侵占。到一九三九年春，盂县原四个区的大镇都被日军占领，全县除滹沱河两岸和后东山一带，以及西部高庄村以北，东

都仙人村以东一带偏远山区外，百分之七十的村庄，百分之五十五的面积，以及主要交通干线，都被日伪军控制，并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行骚扰、袭击、扫荡、蚕食进攻。更恶毒的是：从一九四一年秋开始，日军进犯石塘、后东山一带，把滹沱河两岸、东庄头，墙土以东我抗日根据地的二百五十一个大小村庄划为“无人区”，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抗日斗争处于极端艰苦的时期。

日军侵占盂县后，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对我抗日干部和广大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特别是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日军一方面在敌占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调遣兵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日军就向根据地扫荡百余次，出动兵力数万人次，不仅动用飞机、大炮，还在滹沱河两岸施放毒气。近八年间，日军在盂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达二十三起，全县有一万零一百九十九人被杀害，致残重伤者达五千零八十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有五十名区长、区委书记以上的抗日干部为国献身，一千余名战士、民兵和村干部光荣牺牲。全县有九万零七百七十多间房屋化为灰烬，一万余头牲畜和三万八千多只家禽被抢劫宰杀。一亿四千多万斤粮食和二十余万件衣物家什被抢劫烧毁。十二万亩良田荒芜，手工业停顿，商业倒闭，瘟疫流行。三万余人无家可归，数以万计的幸福家庭被拆散，有的还全家被杀，灭门绝户。二千七百七十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遭践踏，十六万多勤劳善良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从一九四三年后半年开始，抗日战争进入了胜利反攻阶段，全县军民英勇奋斗，日军四处挨打，根据地日益扩大。

在近八年中，我抗日军民与日伪军进行过大小战斗二千三百余次，共打死打伤和俘虏日伪军九千余人，缴获山炮、野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各式步枪等武器六千余件；战马四百余匹，各种军用物资一万余件；从敌人手中夺回粮食、牲畜、布匹、衣物不计其数。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开始，日军不得不把散驻在据点内的日军相继全部撤回，龟缩于县城。八月二十四日，我晋察冀边区四团、十九团和二十四团，在部队首长曾美、罗万元等的指挥下，和全县民兵武装数千人把县城内的敌人团团围住。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城内日军惊恐万状，凭借城墙上的工事掩护，毫无目标地向城外开枪放炮，作垂死挣扎。八月二十五日拂晓，当我军指战员和广大民兵正准备向城内日军发起总攻时，突然大雾骤起，城内五百余名日军借大雾掩护，偷偷打开西门向石人山、玉盘山急急逃窜。我部队指战员发觉日军逃跑后，火速追击，在玉盘山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歼敌一百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凯旋而归。从此，日军盘踞了七年又七个月的孟县城，终于获得了新生。

（根据《孟县文史资料》整理）

日寇占领阳泉时期的回忆

关海昌

一九三七年的中秋节过后，阳泉传来了日寇飞机轰炸太原的消息。人们都惊慌失措，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兄妹们每天出去躲飞机，有时到北山，有时到大沟等地，父亲则忙碌地找可靠的逃难处所。

九月初，全家人陆续逃到了西峪掌。西峪掌是一个偏僻的村落，从西峪村往里走，要过一个狭窄的仅容一个毛驴驮子进去的沟谷。这时西峪掌已住了不少从阳泉逃难来的人家。阴历九月初九，忽然传来了飞机轰鸣声，我急速跑到了山顶上，看到飞机在阳泉俯冲着，同时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傍晚，父亲从阳泉来到西峪掌，说起了日机轰炸的可怕情景：教场街冯二家门外落了一个炸弹，炸塌了三间南房；西北实业公司大院（现东营盘）和新市街东头（现供电局所在地）都落了炸弹，保定人老苑的妻子被摧上了房顶又滚下来摔死了，怀里还抱着个孩子，孩子虽没死也吓傻了（这孩子就是长顺街的“门楼”）。局势越发严重了，大路上络绎不绝地过着逃难的人。人们扶老携幼，啼饥号寒。同时也有不少人来投奔我家在西峪掌住的地方。九月二十五日从阳泉来的人告诉我们说：“五渡桥炸了”。二十六日天刚明，响起了枪声，我们躲进了一个大窑洞，人们被警告不要出声，妈妈们都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将近中午，枪声大作，夹杂着一两声炮弹的

轰鸣。有人说：“妈妈呀，狮脑山上支起大炮啦！”随着有人哭泣，有人祷告。黑暗中虽然谁也看不见谁的眉眼，但是都能觉察到人们那种恐惧的、苍白的神态。大约两个多小时枪声不响了，听到窑洞外面有了人的走动声，人们传说道：“日本人占领了阳泉”，实际上就从这一天起，阳泉人陷入了长达八年的亡国奴生活！

由于人口的增加，我家面临着严重的饥荒。仅有的一点点高粱、黑豆也吃完了。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父亲只得冒险去取在阳泉家中存放的玉茭。他走到保晋阁被截住了，原来日本人在保晋阁里成立了维持会。当场有人认出我父亲是个照像的，他们叫我父亲回来开业，还讲了一套中日亲善的骗人鬼话。我父亲取回来一些玉茭，知道日本人允许开照像业，当时正值断炊之际，如能重操旧业，也是养活一家人的好办法，于是我家的男人们，便陆续回到阳泉，开始了营业。从此我经常和日本人打交道，耳闻目睹日本人和汉奸特务的种种残暴罪行，亲身感受到了当亡国奴的苦难遭遇。

日本人一进阳泉有宣抚班开路，造舆论搞宣传，继而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地址在保晋阁里边，就是现在二轻局后面的那个巷子。原来那个巷子是从市内往火车站去的必经之路，维持会和宣抚班都在一个院里。维持会会长开始时要找小阳泉的任荷（任香汀）来当，任荷还没有露面时义井人兰林成了维持会的第一个会长。后来又成立了察警所，所长叫石辑五，他原是保晋铁厂一个小职员。警察所特务系系长范缘长，人称范老二（本市西峪人），原是平定公安局一个十长。还有个姓王的担任了警察所警务系系长，王是外地人，原在西阁外卖估衣。这三个人一上任，就弄来妓女做姨